

香港码头工人大罢工十周年：罢工与社运的相辅相成，在香港还能重现么？

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？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？



2013年3月28日，香港葵涌货柜码头，码头工人在雷电交加之下在码头罢工。摄：Lam Yik Fei/Getty Images

麦德正

刊登于 2023-12-13

[#工会](#) [#罢工](#) [#社会运动](#) [#香港](#)



(麦德正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干事)

今年是“香港葵涌货柜码头大罢工”（下称：码头罢工）十周年，码头工会举行了一系列回顾活动，到来的参加者和记者，都问同样的问题：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？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？其实，这些问题并不是“十周年”才给提出来，而是每谈到码头罢工，都必然涉及，只是今天的社会环境跟十年前完全不同，而当年协助码头工人的“[香港职工会联盟](#)”（[职工盟](#)）亦已解散，令这些问题有更深刻的意义。

2013年5月6日，码头工人以“半杯水胜利”结束40天的罢工，即是罢工之初要求加薪20-23%，最后与资方达成加薪9.8%，及一些改善待遇的协议。对于劳方来说，这结果不算理想。相对于罢工“半杯水”的结果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罢工所引起的广泛民间声援和支持。当时媒体在舆论上支持，广大市民和各团体出钱出力，捐赠物资和金钱，探访露宿的罢工工人，参加声援游行及集会等。有些积极的市民和团体更发起行动，向和黄集团示威和施压。码头工人罢工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，足比拟2007年[扎铁工人36天罢工](#)，而市民对码头罢工的金钱和物质支援，更数倍于扎铁罢工，十分罕见。

有意见认为，公众如此的规模的支援和参与，就是一场社会运动，而这场“社运”也就是码头罢工的一个主要部份。

“码头罢工”持续40天，与“社运”的关系的确密不可分。笔者从这个角度理解，认为“码头罢工”存在著两个不可分割的部份，其一为码头工人为了争取合理待遇而进行的罢工（即“罢工”），其二是市民支援罢工的行动，及由此衍生的反财阀剥削的行动（即“社运”）。了解两者如何互相关连，互为影响，对于回答“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？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？”或有所帮助。首先分析“罢工”与“社运”的发展和构成。



2013年4月22日，码头工人从中环长江中心游行至政府总部，要求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。摄：Sam Tsa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一、十年磨一剑

我们从“一系列”的“码头罢工”和争取权益事件说起。说“一系列”是因为，其实在2013年大罢工之前，码头工人已不断争取权益，发动过罢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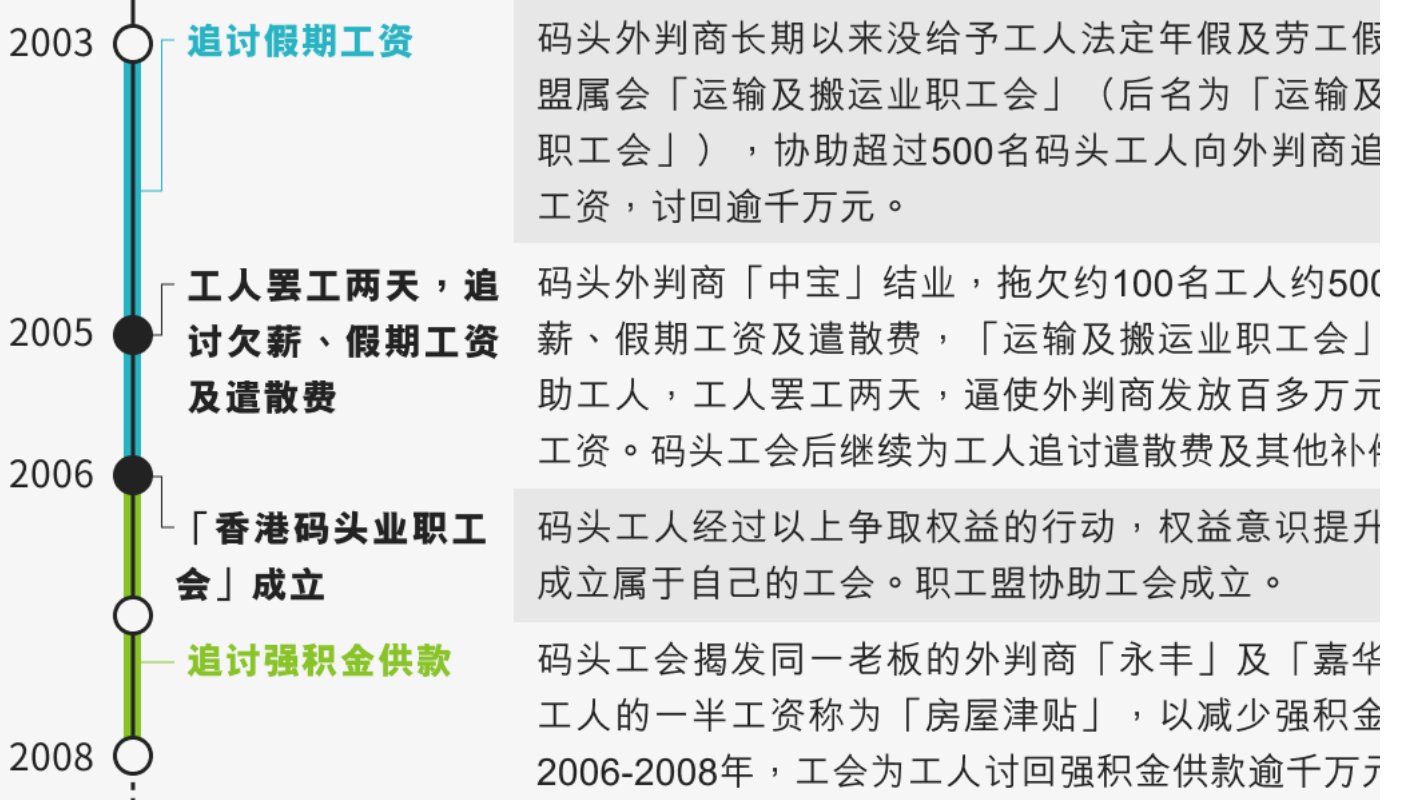
从史料所见，最远的一次货柜码头罢工发生在1996年，当时“香港国际货柜码头”（HIT）外判商“东方新记”打算削减工人，工人罢工一天，以示抗议。后来HIT终止“东方新记”的合约，由另两家与HIT高层有裙带关系的外判商“成功”和“富大”接手，继续减人手和减工资。

工序外判和劳工待遇低下，从来是码头劳资关系问题的一体两面，这与葵涌货柜码头的商业营运制度有关。自1972年货柜码头启用之后，政府就交由私营承办商营运，至2013年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透过“和记港口信托”（HPR）及隶属旗下的“香港国际货柜码头”（HIT）的一番收购和商业合营，占有整个货柜码头11个泊位之中的8个，可谓垄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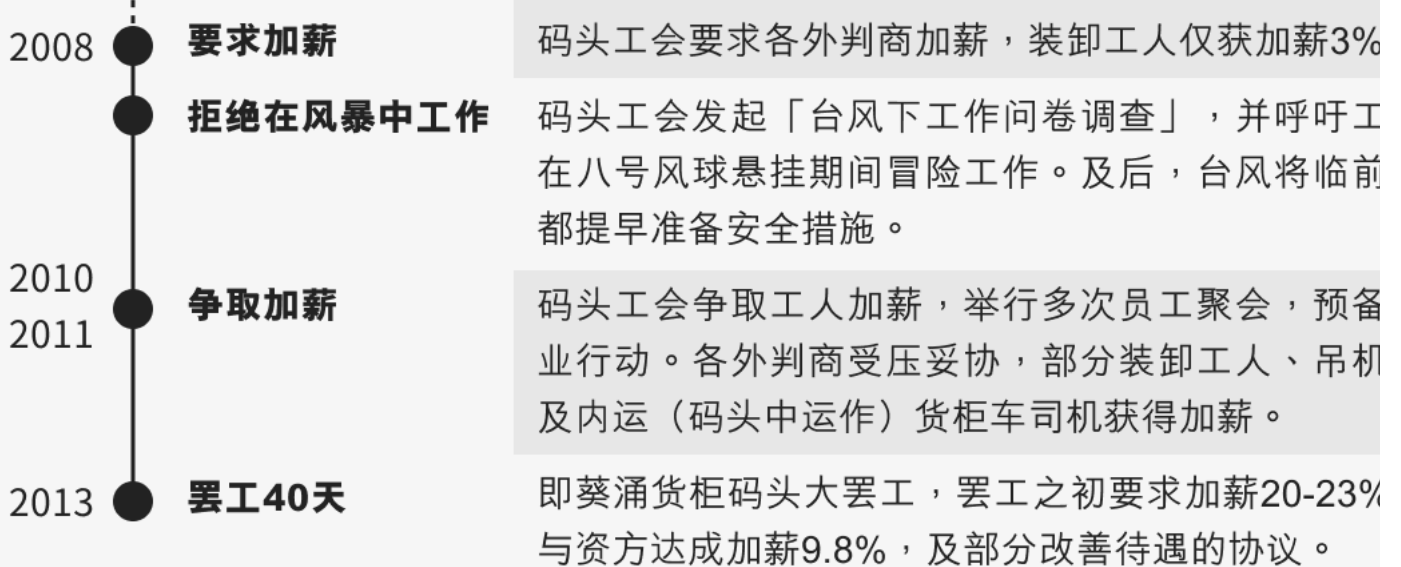
和黄虽然垄断码头，却没有直接营运所有码头泊位，而是将大部份工序外判。2013年，HIT直接聘用的“公司工”约1500人，他们获较合理和稳定的待遇，另有多个外判商聘用和管理的外判工人约2000多人。外判的主要目的就是成本尽量压低，令利润尽量增加。码头外判商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润，竞相将人力成本压至最低，令劳工待遇越来越差。码头外判工人（下称：码头工人）被压逼过甚，陆续反抗，后来导致2013年的大罢工。与2013年码头大罢工有承传和发展关系的争取劳工权益事件，得从之前十年，即2003年算起。

与2013年码头大罢工有关的 争取劳工权益事件

第一阶段 追讨法定基本保障



第二阶段 争取法定最基本保障「以外」的权益

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综合整理

端傳媒 Init

2003年至2008年，是工人“追讨法定权利”的阶段，码头工会就是在这段时间成立。当时，外判商无视劳工法例，拖欠码头工人薪金、假期工资、遣散费和强积金供款等，工人要劳心劳力依法追讨，更遑论得到其他合理的劳工待遇。当时，职工盟的属会“运输及物流业职工会”协助工人追讨法定权益，而且有相当成果，工人从中建立了权益意识和斗志，一些积极的码头工人更站出来，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，之后更成为工会的核心份子，2006年“香港码头业职工会”（下称：码头工会）成立，并加入了职工盟。码头工会成立之后，就向外判商追讨工人上千万元的强积金供款。

几年来，众多工人除了以上的揭发及追讨，还有追讨工伤赔偿和农历年假开工双倍工资等，都令外判商有所忌惮，公然违法劳工法例的事件减少。2008年之后，码头工会进一步出击，从“追讨”法定基本保障，进入另一阶段，去“争取”法定基本保障“以外”的权益，包括：争取加薪、拒绝在风暴中工作等。码头工会最初以问卷调查、员工集体建议等十分温和的手段，要求外判商解决低工资、工作环境恶劣及职安等问题，但资方一直拒绝与工人对话，只向传媒发话，评论工人的诉求。外判商除了在2010年及2011年因码头工会施压，而轻微加薪外，对于工人要求提升工资水平，外判商完全抗拒，码头工会只好把行动升级，在2013年发动罢工。

从2003年至2013年，经过十年，炼成了码头大罢工。铺陈这段历史，并不是说“罢工一定要慢慢来，起码要等十年”，而是要说明码头罢工，与其他罢工及工业行动一样，纵使背景各有不同，也需要有一段酝酿和组织的时期，不会单凭突然“吹鸡”，就会平地一声雷的发生。至于这个历程的速度和形式，就是另一回事。香港最近的2021年和2022年 foodpanda [外卖员三次大规模罢工](#)，也有酝酿和组织的过程，但速度是以月计，而不是以年计；外卖员的组织形式是网络“平台”，而不是码头工人的工会“大台”。



2013年4月1日，葵涌货柜码头，码头工人罢工进入第五天，工人在码头内游行。摄：K. Y. Cheng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几乎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都会说，罢工的最大推手是无良老雇，要不是逼不得已，打工仔女都不会站出来反抗。工潮爆发前夕，码头工人工资被越压越低，工时越来越长，尤其在船期旺季，外判商不增加人手，只一味催逼工人加班。2013年，有些工人工作“直踩”72小时，但日薪只有1315元，比18年前，1995年的1456元更低！平均时薪只有约55元！各外判公司也不重视工业安全，码头内工业伤亡频生，不少工人患职业病。工人的其他工作待遇亦十分恶劣，没有规定的用餐和休息时间，连如厕的地方也缺乏。

资方压逼，当然是罢工的重要因素，但不见得那么多受压逼的劳工会发动罢工，这是因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面对重重障碍，不能反抗，包括：员工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不团结，没有一致行动的基础；又忧虑争取权益可能有风险，会遭资方算帐，甚至解雇等。工人处于涣散，没斗志的状态，罢工就不可能发生。本来，码头工人也是这样，没有发动罢工的条件，然而，经过上述的追讨法定权益的行动，工人组织起来，建立了自己的工会，团结力增加。工人感到有靠山，有了跟资方一拼的心理，而资方继续压逼，罢工就有可能发生。可以说，酝酿、组织，以至实行罢工，这三个阶段，是一般罢工的“共性”，分别在于各罢工在这三个阶段的时间长短和具体情况各有不同，当中亦因为社会环境和偶然的“机缘”，产生出一些酝酿罢工的特别因素。笔者大胆举出两个孕育码头罢工的微妙因素：

（一）码头的辛酸@互联网

资讯科技发展，智能手机、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通讯软件 WhatsApp 普及，正好赶上了2013年，对码头罢工产生了一定的助力。香港工人从来都不轻易罢工，纵使他们在同一境遇下，例如在同一行业或职场受到压逼，成为“命运共同体”，也只有长嗟短叹的抱怨，非到压逼加剧，工人之间也不展开讨论，商量对策，而 Facebook 的出现，则打破了这个困窘。工人就可透过手机，在身份隐密的情况下，在网上空间表达不满，及发表相关意见。2012年大约9月至10月，即大罢工之前的半年，有码头工人开设“码头的辛酸”facebook 专页，除了工人之间的交流，也向公众揭露了码头内无法无天，不为人知的恶劣工作环境，尤其是违反工业安全，这成伤亡的真人真事，更是骇人听闻。罢工爆发之后，本来主要是码头工人浏览和留言的“码头的辛酸”Facebook 专页，吸引了大量公众，对于码头工人更加关注和同情。

虽然“码头的辛酸”有影响力，但也不代表多数的码头工人在网上交流资讯，因为有些码头工人没有浏览 Facebook，也有一群工人没有上网，主要凭人际关系，面对面传递资讯，码头工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

（二）扎铁罢工的启示

2007年扎铁罢工32天，规模之大，影响之深，与码头罢工齐名。扎铁工人最终逼使资方谈判，而且获得胜利。工潮期间，数以千计扎铁工人包围地盘、游行集会，市民热烈支援，捐助罢工基金和物资，媒体舆论亦广泛支持工人，甚至直指地产财团垄断，就是剥削劳工的根源。扎铁罢工示范了一个工潮的模式，让全港劳工明白，可以透过罢工、舆论、公众参与和支援，向资方施压。

现时的码头工会理事长陈钦和，2007年是码头工会秘书，他表示，当年眼见扎铁工人罢工，对他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冲击，他当时说：“点解扎铁工人得，我哋码头工人唔得呀？唔通佢哋大只啲呀！（难道他们肌肉比我们发达吗！）”当时不少码头工人谈论扎铁工人罢工，他们饱受压逼，萌生仿效扎铁工人罢工的念头，实在不难理解。

码头罢工暴露了财团贪得无厌的丑陋，也突出了劳工权利的可贵，迅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支持，发展为反抗财阀剥削的社会运动，掀起广泛市民共鸣。持续40天的罢工在大众心中留下痕迹，争取劳工权益的意识和经验在社会上扎了根，影响了日后的社会风气，和各式各样争取权益的运动。

注：本文部份资料来自《撑到底：码头工潮40昼夜》。出版者“香港职工会联盟”已经解散，而网上还流传著这本书，可[点击](#)下载。

[#工会 #罢工 #社会运动 #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